

民间采风



## 元宵节情缘

□刘振

随便翻阅一部诗词文集，里面描写元宵佳节优美意境的字句都不胜枚举。宋金时期的元好问在《京都元夕》里如此抒怀：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南宋豪放词人辛弃疾于《青玉案 元夕》里这般描绘：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而明代的梁于浹则在《灯市》里说得更为形象： 灯笼喝道金吾来，踏踵挨肩谁走开。半隐街灯频换曲，微微不肯下楼台。纵观文人墨客笔下的正月十五，可谓 元宵佳节灯如昼，各种情思涌心头。古人过节仪式感十足，而我年幼时所经历的元宵节，同样有着温暖的记忆。

从记事时开始，我家每年的元宵节，都是母亲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 作战日，这一天紧张而快乐、严肃又活泼、忙乱但有序。在这场为了美食而发起的战争 里，人人都要 冲锋陷阵，用共

同的劳动汗水酿制团圆的甜蜜。

就拿做汤圆来说吧，从食材的准备到汤圆的出锅，全家自上而下各司其职，没人能够坐享其成。父亲的职责是用自行车将地里收获的糯稻驮到大队部旁边的机面房里，借用机器给糯稻脱壳，然后再将白莹莹的糯米驮回来交给母亲。母亲把糯米背到院门外那个历经岁月洗礼的石磨边，推磨碾米，将糯米碾成米粉后，再用井水将米粉和成面团状，然后静等其它食材准备完成。

爷爷奶奶虽然年事已高，但依旧身体力行。每年的元宵节这一天，爷爷都会主动包揽烧锅的差事。爷爷烧锅的时候，奶奶负责炒芝麻，她将芝麻掘出适量倒入锅中翻炒，炒到淡香四溢后盛出备用。芝麻是做汤圆的主材之一，芝麻炒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汤圆的口味，所以奶奶常说，炒芝麻是件技术活儿。火候恰到好处，炒出来的芝麻自会干脆生香；火候拿捏不准，再好的厨娘也束手无策。爷爷生来就是一名 实干

家，芝麻炒好以后，他一边嚼着烟袋嗔笑，一边将余温尚存的芝麻包进笼布里，将笼布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反复捶打，直到将芝麻捶打成粉末状，再将芝麻粉放进盆里备用。

我的任务就是拿着母亲给的两元钱，跑到乡村代销店里购买散装的红糖。红糖拿到手之后，我总是忍不住先用双指捏起一小撮放在嘴里解馋，红糖与舌尖触碰的刹那，整个身体都会被甜得激烈颤抖。等我慢悠悠地溜达到家时，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各自负责的食材，众人严阵以待，单等着我买的红糖开工。

其实做汤圆也非难事。爷爷捶打完了芝麻，便继续负责烧锅的活计。母亲接过我手里的红糖，按照比例将糖放进芝麻粉里搅均，这样汤圆的 馅料 就做好了。这个时候，母亲和奶奶开始围坐在小八仙桌边做汤圆。她们先是揪下一小块糯米面放在两手合拢的掌心处打圈揉搓，将糯米面团揉搓滚圆绵软后，再将其捏成窝窝头的形状，并在凹陷处

放入一小勺 馅料，然后再把开口处捏实封严，最后再揉成圆球状，这样一枚玻璃球似的圆滚滚的汤圆就真正做好了。

煮汤圆和煮饺子的程序如出一辙。每年的元宵节，为了照顾到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尤其是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汤圆吃多不宜消化的现实情况，母亲总会别出心裁地在煮汤圆的同时，也在锅中下入适量的水饺，借用 一石二鸟 之法，聪敏地做到了让一锅饭宜甜宜咸，且甜咸 互不侵犯，极大地满足了全家人的不同需求。

当一锅热气腾腾的汤圆和水饺煮好的时候，元宵晚会也要拉开序幕了。奶奶摆开桌椅，爷爷点上贡香，父亲将挂在院门两边的大红灯笼点亮，而我则坐在电视机前，迫不及待地央求母亲赶紧开饭。此时此刻，乡村澄净的夜空之上，开始有绚丽烟花璀璨绽放。我坐在温暖的堂屋里，吃到嘴里的第一口汤圆，滚烫绵软，弹口香甜，心情愉悦得犹如古诗词里描述的那般。



家园 汤青 摄



1月22日(腊月二十八) 星期五 阴  
上午去县文化馆阅览室坐了半天，浏览近日各种报刊。

中午，全家团圆，热闹喜庆，气氛温馨。我们家是六口之家，父母俩老，姐弟四个，几十年来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一直到三年前父亲平反复职，家里才否极泰来，趋于稳定，也渐渐有了一些生机。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个家，受尽了累，操碎了心。现在，姐姐已出嫁，组建了小家庭；哥哥早去了湘潭工作；弟弟上了武大，今后也将远离家乡；我虽还在湘乡，但今后也将另组家业。回想起我们一家以前艰难困顿的生活，看看现在的日子，想想未来的分离，心里诸多感慨，既有满足和欣慰，也有怅惘和失落。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 星期六 阴  
准备过年了。几天来，帮妈妈忙家务，秤肉打酒，杀鸡剖鱼，剁肉洗菜，忙得不亦乐乎。

上午，新胜来看力根，一会，刘胖子也携一妙龄女郎来家，一看便知道是他的女朋友。

力根他们几个知青老友在家聊天，我也出去会友。先去屋门前建成家。建成是湖大电机系的，刚毕业，在家等分配。一进门我就问他毕业分配的事，他高兴地说，分到了省水电厅，终于如愿以偿。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常德 烟一根接着一根抽，喝着热茶，磕着瓜子，畅谈无拘。

下午，帮长风搬行李，他的行李放在湖大同学唐介时家里，唐是老三届的，三十多岁了，已有妻儿，这次以相当好的成绩考上了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不简单！

三个人谈了一阵，然后搬行李，我和长风各一辆自行车，驮着两口箱子，顺利送到家。

晚上，正在家里与父亲，国强，海涛还有表姐玉萍聊天，维新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还带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真没想到，这位老成持重，闷不作声，一心拉琴的 八伢也有了女朋友，真替他高兴。

1月24日(腊月三十) 星期日 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入暖送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过年了，大街小巷传来一阵阵噼



历史影册

噼啪啪的爆竹声，还夹杂着阵阵庆祝之声。

中午，与父亲母亲还有国强应邀去四牌楼舅舅家过年。

去舅舅家过年，实在是一件新鲜事。用父亲的话说，现在我们与舅舅家的关系是 中美建交 的关系：既往不咎，以情为重。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姐弟几个对舅舅家，尤其是对舅妈，还是成见在心，耿耿于怀，多年来的隔阂一下难以消弥。想想那些年，父亲蒙难，家走背运时，舅妈的冷眼嫌弃，亲人反目，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从外婆去世后，我们就很少去舅舅家，更不想见到舅妈。今天，看在过年的好日子，想着父母的宽容与善良，念在 娘亲舅大 的古训，我和国强还是勉强去了舅舅家。

年席很热闹，满桌珍馐佳肴，啤酒、汽酒、白酒俱备，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播放着欢快的轻音乐，舅舅舅妈，表哥表姐们频频敬酒夹菜，热情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晚餐，我们回请舅舅和姨妈俩家来我家过年。里外两桌，里面是大人席，三家长辈及表哥表姐，外面是晚辈席，我为席长，带着表弟表妹以及外甥女，侄女一群，也是热热闹闹。

1月25日(正月初一) 星期一 阴  
大年初一，开始拜年。一早醒来，外面就传来一阵阵拜年的声音。老人们浑浊含混的声音，堂客们活泼尖利的叫声，青年哥哥们洪大响亮的声音，还有孩童们稚嫩的童音。

刚吃完早饭，放下筷子，海涛就来家拜年，并邀我一同出去拜年。

先去了县前街光辉家，门上却是一把锁。唉，有了女朋友，忘了老朋友，厚此薄彼，也属正常。

去直四牌楼建民家，也没人。再

## 犹记当年 过年 时

一九八二年春节十日

□王国庆

去对门二中路然家，门开着，路然未

在，给他父母拜了个年。去南正街友铭家，刚好在门口撞到他，三人便回屋里扯了一阵。又一起去京国家，再一起去正华家拜年。

下午在家看《黄植诚少校》，长风来，坐许，振翻来，三人抽烟，嗑瓜子，聊天。

聊了一阵，振翻邀我们去他家坐坐，他姐姐贺意辉也在家，我们刚喝了一杯米酒，说了一阵话，妈妈就过来喊我回家吃饭。

晚上，克非来家拜年，问了他考研究生准备得怎么样了，他似乎比以前更自信了。

1月26日(正月初二) 星期二 阴  
还是拜年。

上午正在家补日记，路然与建民来拜年，坐一阵，又陪他们去海涛家拜年。

刚吃完中饭，海涛来，邀我去光辉家。

在商店买了一个提夹和影册，准备送给光辉，作为他参加工作的纪念。我们三个知青朋友，我最早参加工作，他们给我送礼。接着，海涛工作，我与光辉送礼。现在，光辉毕业，我又与海涛送。我说，你们就不该开这个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饴。

光辉家出来，又去长风家，坐一阵，邀他们一起去克非家，四人扯了一阵，又一起又去建民家，路然也在，于是，球友相聚，相约打球。

地点还是老地方，路然家的二中球场，刚打一会，热了身，葛森来，谭丙坚来，彭中泽来，朱跃光来。

每年寒暑假，我们这一群朋友最喜欢酣战球场，大家都是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青年哥哥和大学生：湖大的长风 and 跃光、湘大的建民，西北工大的葛森，华工的克非，农学院的丙

坚、以及湘潭师专的路然、中泽和我。有的已考上了研究生，有的正准备考研，有的刚毕业分配，有的已经参加工作。

球场上，各有千秋：路然的敏捷灵活，建民、海涛的 神投，克非、长风的稳扎，葛森旺盛的体力，丙坚的抢板

从三点一直打到五点半，应长风邀请，大家又一窝蜂去他家赴晚宴。刚好八人，一桌美味，两瓶青梅酒，各自斟满，我起身，提议为长风走上工作岗位干杯！八只酒杯 哐 地一声 干杯！干杯！ 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谈笑之余，又隐隐透出一丝怅惘。大家说，我们自初中以来，迄今已十多年同学朋友，如今我们都大了，参加了工作，各奔前程，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都将过去，天真浪漫单纯好玩的生活将彻底告别，今后连寒暑假也没有了。像今天这样成群结队的相聚和玩耍，今后将会很少很少了。

1月27日(正月初三) 星期三 阴  
上午，看看书，拉拉琴，带带莺宝。

表哥道平夫妇来，与国强围坐火炉，大谈邓丽君、李谷一、朱逢博的歌唱，也谈中国名山胜水、地理风光，我们这些井底之蛙，听起来很新鲜。

下午，长风来，说建民有请，一起应邀前往建民家。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基本上是昨天那一伙：建民、路然、葛森、长风、克非、我，加上新来的马骥和新光。马骥在我们这批同学中，年龄不算太大，居然在最近当了爹，命好哇。我们都开他的玩笑，他也是嘿嘿地笑。

同昨天一样，先是打球，打得很紧张，很精彩，十分过瘾。

打完球，一窝蜂又去建民家晚宴。也是满桌鱼肉，两瓶 五加皮

酒，各个斟满，齐喊 干杯！

饭后，又是烟茶相伴，一席长谈，回味同学生活，谈文学，音乐，体育，爱情。

1月28日(正月初四) 星期四 阴  
上午，海涛来，不久，建成来，一阵，表姐玉萍来，四个人扯了好久。

中午，哥哥与嫂子李巧林回家，父母见儿媳回家拜年，很高兴，笑咪咪的，忙着做饭弄菜。

力根带回了湘钢文工团发的那把高级小提琴，音质很好，宏亮饱满，深沉，拉起来十分悦耳。我也把家里那把廉价的小提琴取出来，国强吹口琴。力根手握琴弓，诙谐地说：王氏三弟兄器乐三重奏 花儿与少年，预备 起！，于是，一阵整齐的琴声响起，在我们这间破旧的斗室里飘荡回响

晚餐时，新胜来看嫂子，并一起吃飯。

1月29日(正月初五) 星期五 阴  
上午在家读《戴望舒诗集》，海涛来邀看电影《客从何来》，一部纯西化的电影， 霓虹灯、酒吧间、舞厅，全是富丽堂皇古怪陆离的场景，令人眼花缭乱，内容也是胡拼乱凑荒唐离奇，不知所云。

中午，应马骥邀请去他家赴宴，在座的还有路然、建民、长风、新光以及马的几位亲戚。因为有大人在场，还有几位不熟悉的客人，我们便不敢放肆，比前几次收敛多了，还有几分拘谨。

饭后聊天，下午怎么玩？有的说去溜冰，有的说去打牌的，有的说打球，后来都没玩，各自回家了。

下午，国强女同学秦虹来家，秦是铁合金厂子弟，学习成绩与国强伯仲之间，去年高考上第二名，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

他又摁响了服务铃，我再次保持着微笑走到他身边，问他还需要什么服务，他冷冷地说： 把留言簿给我，我要告诉你。

我觉得很委屈，我已经表达了歉意，并且做了很多弥补，但是他仍旧要投诉我。我能怎么办呢？乘客有任何合理的要求我都要满足。我取来留言簿，继续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把留言簿递到他的手上。 你叫什么名字？ 他一边接过留言簿一边问我。

我叫丝莉勒 洛兰 尤多拉，先生，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无论您提出什么意见，我都将欣然接受您的批评。我还是微笑着告诉他。

他看了我一眼，朝我摆摆手说： 你可以离开了，我会在下机的时候把它挂回原处。

我再次微笑着向他致歉，并祝他旅途愉快。当我走开的时候，我看见他开始在留言簿上写着什么。飞机降落以后，乘客们陆续离开，那个男士，他在下机的时候把留言簿挂到了门边的钩子上

机长像往常那样取走了留言簿，随后我被叫进了他的工作间。 洛兰，干得很好！ 机长说。

这使我有些困惑，我不解地看着机长。 这是我接到过的最真诚的表扬信，有个乘客在上面写着： 丝莉勒 洛兰 尤多拉，我最初想要投诉她，她居然忘记了给我送水，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她表现出了非常真诚的歉意，她在感受到我的不满之后，一共对我微笑了27次，特别是第27次，那是在我表示要投诉她的时候，她依旧保持着微笑将留言簿递到我手上，这使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将投诉信写成表扬信，你们的服务很好，下次我还会选择乘坐你们的这趟航班

机长念完以后，把留言簿递到了我手上，让我自己感受一下乘客的赞美。我仔细地读着每一个字，我刚才的心中的委屈都化成了感激和庆幸的泪水。我感激这个乘客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但我更庆幸的是 我把微笑保持到了第27次，保持到了最后。

1月30日(正月初六) 星期六 阴  
早饭后，与海涛去刘卫强家。卫强是国防科大学生，也在准备四月的研究生考试，寒假也不回家过年。他母亲心疼，便要在华工读书的小儿子华强带点东西去长沙，要海涛陪他去找卫强，我和海涛就是来商量此事。

下午，正在家烤火看书，听录音机，国强同学杨津湘来。津湘与国强都是去年从一中考上大学的，他们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刚到学校，我就邀津湘的哥哥杨建桃一起骑单车去一中传达室领取，建桃取津湘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取国强武汉大学的录取书，当时两人还非常得意。

两个年轻的名校大学生一见面就是高谈阔论，他们都喜欢邓丽君的歌，并谈起了大学校园里盛行的 迪斯科。

2月1日(正月初七) 星期一 阴  
还睡在床上，海涛就来了，起床后，与海涛，国强围着火炉长谈约两小时。后来，湘荪来，乍看，简直有点认不出来了。只见他时装裹身，风度翩翩，上穿 瓦尔特 式紧身外衣，下着灰色大喇叭裤，脚蹬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抹得通畅，脸肤洁白，神采飞扬，与去年判若两人。一个人的变化是多么快呀。以前，在知青组，我们四个男知青曾预言上调后，谁变得最快，他们都说是我，可现在呢，我还是依然故我，而湘荪，海民却大变了，洋气多了，时髦多了，真是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呀。

后来，志强与桂林来，四个人聊天。与湘荪谈文学，从苏联文学到徐志摩的诗；与桂林谈工作情况；与志强谈时装和他的婚事。

下午在看书，长风来。都走了，他们都走了， 一进门，长风就如此叹息道。

是啊，他们， 我们的许多同学朋友们回家过完年，喝好，玩好，现在又陆陆续续地走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所留便寥寥无几，打球无伴，打牌无人，聊天无友了。

俩人又一起去元焰家，元焰也是我们初中同班同学，还是长风湖大校友，只在湘潭电机厂工作。他没在家，只有王老师、李老师在家，一起讲了一阵话，俩老热情地为我做媒，介绍对象，我也不拂他们好意，报以玩笑： 拜托，拜托。